

# 龙山土家语的并列连词 nie 与 taxa\*

陈健荣 向华武

[提要] 北部土家语有两种并列连词,分别是居中型的 nie 与后置型的 taxa。本文通过考察龙山多个土家语方言点,有4个方面的发现:第一, nie 倾向连接无生名词,它虽兼作伴随介词,但仅能介引共同受事者。而 taxa 只能连接有生名词,作伴随介词时倾向介引共同施事者;第二, nie 和 taxa 对连接项的限制,反映出两者的语法化路径不同;第三, nie 兼具数词“二”与介词和连词功能;第四, nie 从实义数词“二”开始虚化,先获得双数标记功能,再进一步被重新分析为介词和连词。

[关键词] 土家语 伴随介词 并列连词 语法化 类型学

## 一 并列连词 nie 与 taxa

### (一) 连词 nie

北部土家语的 nie 在功能上与汉语的“和、跟”相近,可以用来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性成分。在句子中, nie 的位置总是处于两个名词之间,表达并列、伴随关系。各方言点的 nie 在声调上稍有差异,也有些方言点是没有 -i- 介音的<sup>①</sup>。例如:

(1) tsɿ<sup>33</sup>ne<sup>33</sup>xa<sup>54</sup>tshə<sup>33</sup>tau<sup>54</sup>wu<sup>33</sup>tchi<sup>54</sup>tchi<sup>54</sup>lu<sup>33</sup>.

饭 和 菜 都 凉 了

饭和菜都凉了。(戴庆厦、田静 2005:105-106)

(2) su<sup>21</sup>su<sup>21</sup>nie<sup>55</sup>si<sup>55</sup>zi<sup>55</sup>pu<sup>35</sup>li<sup>55</sup>tsu<sup>35</sup>ti<sup>21</sup>xu<sup>21</sup>.

月亮 和 星星 快开始 出

月亮和星星快开始出来了。(陈康 2006:65)

\* 本研究得到香港科技大学张敏教授主持的香港特区政府研究资助局项目“The Postverbal Constraint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GRF641913)”的资助。衷心感谢陈廷亮、高晓勇、葛政委、冉茂文、张欣、周青等专家、学者协助搜集、提供语料,特别感谢张敏教授、范晓蕾及匿名审稿专家提供宝贵的修改意见。我们到湘西多个土家族村落进行田野调查期间(2019年8月)承蒙靛房镇冉家寨村村民服务中心、里耶岩冲村村民服务中心、碗米坡镇政府提供的帮助,受访者为:湖南省龙山县他砂乡,1男(30岁,硕士,本文第二作者)、龙山县冉家寨村1男1女(男73岁,女61岁。皆小学毕业)、龙山县坡脚村3男1女(男性年龄分别为57、60、63岁,女性58岁。皆小学毕业)、龙山县岩冲村2男(男1:56岁,初中毕业;男2:76岁,小学毕业)、保靖县补足村2男(男1:72岁,小学毕业;男2:48岁,高中毕业)。在此一并致谢。文中若有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sup>①</sup> 为行文方便,本文统一以 taxa 标示,语法标注时用 TAXA。

- (3) wu<sup>35</sup> ne<sup>55</sup> zo<sup>35</sup>. 牛和羊 (徐世璇等 2017:28)  
牛 和 羊
- (4) ko<sup>55</sup> ko<sup>55</sup> ne<sup>55</sup> a<sup>35</sup> ta<sup>55</sup> kau<sup>53</sup> la<sup>55</sup>. 哥哥和姐姐都在。(徐世璇等 2017:30)  
哥 哥 和 姐 姐 在 助 词

(二) 连词 taxa

一些语法书提到土家语有两类功能相近的连词, 即nie、taxa。与居中连词nie不同, 连词taxa总是置于最后一个名词之后, 其语音形式主要是双音节的taxa, 也有单音节的ta<sup>①</sup>:

- (5) a<sup>35</sup> ta<sup>55</sup> nie<sup>21</sup> tsha<sup>21</sup> tchi<sup>21</sup> xu<sup>21</sup> zi<sup>53</sup> lu<sup>21</sup>. (张伟权、张恨 2015:73)  
姐 姐 和 嫂 子 工 打 去 了  
姐姐和嫂子打工去了。
- (6) a<sup>21</sup> nie<sup>53</sup> a<sup>21</sup> pa<sup>53</sup> ta<sup>53</sup> xa<sup>21</sup> tshan<sup>21</sup> kan<sup>53</sup> lu<sup>21</sup>.  
母 亲 父 亲 和 场 赶 去 了  
母亲和父亲赶场去了。(张伟权 2004:237)
- (7) a<sup>35</sup> ta<sup>53</sup> nie<sup>53</sup> an<sup>53</sup> ηai<sup>53</sup> 姐姐和弟弟 (张伟权 2004:291)  
姐 姐 和 弟 弟
- (8) lo<sup>51</sup> pi<sup>21</sup> nie<sup>21</sup> piu<sup>24</sup> hu<sup>24</sup> ni<sup>44</sup> ke<sup>21</sup> tu<sup>44</sup>.  
男 孩 和 女 孩 都 (在) 这 里  
男孩和女孩都在这里。(罗安源等 2001:83)
- (9) kha<sup>21</sup> nie<sup>55</sup> mu<sup>53</sup> phu<sup>21</sup> tha<sup>21</sup> thi<sup>55</sup>. 柴和竹子捆不得。(叶德书 2003:14)  
柴 和 竹 子 捆 不 得
- (10) tsan<sup>55</sup> cio<sup>21</sup> lan<sup>21</sup> kha<sup>55</sup> luŋ<sup>21</sup> tsau<sup>35</sup> si<sup>35</sup> ciau<sup>53</sup> tɕie<sup>53</sup> ta<sup>53</sup> xa<sup>21</sup> suŋ<sup>35</sup> tiau<sup>35</sup> nie<sup>55</sup>.  
张 学 良 过 去 赵 四 小 姐 和 鱼 钓 的  
张学良过去跟赵四小姐钓鱼的。(叶德书 2003:112)
- (11) yau<sup>53</sup> tɕu<sup>35</sup> lo<sup>53</sup> ta<sup>55</sup> ne<sup>35</sup> lio<sup>55</sup>. 猴子就跟人睡觉了。(杨再彪 2011:67)  
猴 就 人 与 睡 了
- (12) lo<sup>53</sup> ne<sup>21</sup> yau<sup>53</sup> me<sup>21</sup>. 人跟猴子不同。(杨再彪 2011:67)  
人 与 猴 不 同
- (13) a<sup>21</sup> khuo<sup>55</sup> a<sup>21</sup> pa<sup>55</sup> ta<sup>53</sup> xa<sup>21</sup> si<sup>21</sup> tɕie<sup>53</sup> lu<sup>21</sup>.  
哥 哥 父 亲 和 猎 打 去 了  
哥哥和父亲打猎去了。(张伟权、张恨 2015:73)
- (14) ko<sup>24</sup>, ni<sup>24</sup> ta<sup>51</sup> ha<sup>21</sup> tshɿ<sup>44</sup> thu<sup>44</sup>. 他, 你都读书。(罗安源等 2001: 84)  
他 你 都 书 读

杨再彪(2011:118)指出连词nie仅在北部土家语出现。李敬忠(2000:120)报道泸溪土家语(南部土家语)的连词是ki<sup>55</sup>,与nie无同源关系。

根据前人文献可知, nie与taxa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位置, 前者是NP<sub>1</sub>-nie-NP<sub>2</sub>格局, 后者是NP<sub>1</sub>-NP<sub>2</sub>-taxa。然而, 以往研究没有交代造成这种位置区别的成因, 也较少深入讨论nie与taxa的功能是否完全重叠的问题。另外, 我们发现土家语多个方言点的nie与数词nie“二”

<sup>①</sup> 为行文方便, 本文统一以taxa标示。

同形。见表1:

表1 土家语连词 nie 与数词 nie “二” 同形现象

方言点	文献来源	数词“二”	连词
保靖仙仁	戴庆厦、田静(2005:83)	ne <sup>54</sup>	ne <sup>33</sup>
龙山县	陈康(2006:65)	nie <sup>55</sup>	nie <sup>55</sup>
龙山县靛房镇、坡脚等	徐世璇等(2017:10)	ne <sup>55</sup>	ne <sup>55</sup>
龙山县	张伟权、张恨(2015:25)	nie <sup>53</sup>	nie <sup>21</sup>
湖北地区	张伟权(2004:96)	nie <sup>53</sup>	nie <sup>53</sup>
田心桃录音	罗安源等(2001:67)	nie <sup>44</sup>	nie <sup>21</sup>
武陵山区	叶德书(2003:10)	nie <sup>55</sup>	nie <sup>55</sup>
龙山、古丈	杨再彪(2011:68)	ne <sup>55</sup>	ne <sup>21</sup>
龙山靛房	田德生、何天贞(1986)	ne <sup>55</sup>	ne <sup>55</sup>
龙山隆头	田志慧(2012)	nie <sup>55</sup>	nie <sup>21/55</sup>

从语音形式来看,土家语里数词“二”与连词nie在声母、韵母上都完全一致。在部分方言点里,这两类词只是声调稍有不同,大部分是声、韵、调完全相同。如果数词“二”的声母记为n-,则连词nie的声母也会记为n-;如果数词“二”的声母记为n-,连词的声母也是n-;如果一个方言点的数词“二”带有-i-介音,其连词也必然带着-i-介音;如果数词没有-i-介音,其连词也必然不带-i-介音。无论是数词还是连词,它们的韵母都一律记为e。数词“二”和连词在意义和功能上关系不算密切,但是在土家语中,两者的语音形式竟然如此一致。但前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对此现象进行解释<sup>①</sup>。

上述现象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其一,nie与taxa的语法功能有何异同?其二,nie与taxa为何在语序上会有区别?其三,nie与数词“二”是否有关?有何证据?

本文尝试基于田野调查语料来解答以上问题。先讨论nie与taxa在语法功能上的区别。然后从类型学的角度,解释nie与taxa的语序差异如何影响其语法功能,并推测出nie与taxa的语法化路径。最后阐述多项理据,提出连词nie很可能是从数词“二”虚化而来的。

## 二 并列连词 nie 与 taxa 的语法功能

我们发现nie与taxa在语法功能上并非完全一致:在所调查的方言点中,nie都不能充当介引共同施事者的伴随介词,但是taxa可以这样用。例如(他砂):

(15) \*ko<sup>35</sup> nie<sup>21</sup> ciu<sup>21</sup> tsɑŋ<sup>21</sup> kha<sup>21</sup> fei<sup>21</sup> xu<sup>21</sup> tha<sup>21</sup>. 他不跟小张喝咖啡<sup>②</sup>。

他 NIE 小 张 咖 啡 喝 不

<sup>①</sup> 张伟权(2004:378)提到,土家语是量词语言,如果单说数词而不说量词,“别人也肯定不会理解成数词”。这固然可以让我们明白“二”与连词同形不会对语言使用造成太大影响,但仍然未能解释nie为何出现一词多义的现象。另外,张伟权此说只是为了强调土家语可以区分数词nie“二”与名词nie“母亲”“天”,仍然没有提及连词与数词的同音现象。

<sup>②</sup> 部分发音人指出,由于nie也有领属格标记的功能,例(15)容易被误解为“他的小张不喝咖啡”。

- (16) ko<sup>35</sup>ciu<sup>21</sup>tsaŋ<sup>21</sup>ta<sup>53</sup>(xa<sup>21</sup>)kha<sup>21</sup>fei<sup>21</sup>xu<sup>21</sup>tha<sup>21</sup>.           他不跟小张喝咖啡。  
他 小 张 TAXA 咖 啡 喝 不

例(15)(16)的nie和taxa只能理解为伴随介词,因为“他喝咖啡”和“小张喝咖啡”两个命题的真值并不相同。例(16)的“他-小张-taxa”结构可以违反并列结构限制(coordinating structure constraint)(Ross 1967),主语“他”可以省略,“他”和“小张-taxa”中间也可以插入副词je<sup>53</sup>“也”。

但是, nie可以介引共同受事者。例如(他砂、坡脚):

- (17) ŋa<sup>35</sup>niu<sup>21</sup>nai<sup>21</sup>nie<sup>21</sup>kha<sup>21</sup>fei<sup>21</sup>xu<sup>21</sup>.  
我 牛 奶 NIE 咖 啡 喝  
我喝牛奶咖啡。(一种饮料)/我喝牛奶和咖啡。(两种饮料)

- (18) ciu<sup>21</sup>tsaŋ<sup>21</sup>jan<sup>35</sup>ji<sup>21</sup>nie<sup>21</sup>u<sup>13</sup>sɿ<sup>33</sup>a<sup>35</sup>ci<sup>21</sup>.  
小 张 土 豆 NIE 牛 肉 喜 欢  
小张喜欢牛肉土豆。(一道菜)/小张喜欢牛肉和土豆。(两道菜)

例(17)有两种解读:说话人喝的可以是一种饮料“加了牛奶的咖啡”,也可以是喝牛奶和咖啡两种饮料。如果是前面一种解读,牛奶和咖啡就是共同受事者。两个受事者的语义角色并不对称,在nie前的宾语“牛奶”属于伴随者,在nie后的直接宾语属于主要受事者。因此在例(17)中,“我”喝的是加了牛奶的咖啡,咖啡为主,牛奶为次。如果把牛奶和咖啡的位置互换,“我”喝的就是加了咖啡的牛奶,牛奶为主,咖啡为次。

如果按照后面一种解读,牛奶和咖啡就属于并列关系,即“我”喝的是咖啡和牛奶两种饮料。此时,牛奶和咖啡在句中的位置可以互换,不会影响句子意思。同理,例(18)中“小张”喜欢的可以是“牛肉”和“土豆”两种菜式,也可以是“牛肉搭配土豆”这一种菜式。在后一种解读里,“牛肉”为主、“土豆”为次;“牛肉”和“土豆”如果互换位置,它们的主次关系也会随之颠倒,变为“土豆”为主、“牛肉”为次。

共同受事者关系与并列关系的连接策略,并非总是一致。例如(汉语普通话):

- (19) 我喝牛奶咖啡。  
(20) 我喝牛奶和咖啡。

例(19)(20)分别呈现了普通话里共同受事者关系与并列关系各自的连接策略。共同受事者采用意合法连接,并列关系要借助连词。通过这种对比可见,使用相同策略连接共同受事者与并列关系是土家语有别于汉语的一个特征。在他砂、冉家寨的土家语里,taxa也可以介引共同受事者,但是坡脚、岩冲、补足的土家语不可以这样用taxa<sup>①</sup>。例如(他砂):

- (21) #ŋa<sup>35</sup>niu<sup>21</sup>nai<sup>21</sup>kha<sup>21</sup>fei<sup>21</sup>ta<sup>53</sup>(xa<sup>21</sup>)xu<sup>21</sup>.           我喝牛奶咖啡。(一种饮料)  
我 牛 奶 咖 啡 TAXA 喝  
(22) #ŋa<sup>35</sup>jan<sup>35</sup>ji<sup>21</sup>u<sup>13</sup>sɿ<sup>33</sup>ta<sup>53</sup>(xa<sup>21</sup>)a<sup>35</sup>ci<sup>21</sup>.           我喜欢土豆牛肉。(一种菜式)  
我 土 豆 牛 肉 TAXA 喜 欢

语法功能上,nie可连接有生、无生名词,形成NP<sub>1</sub>-nie-NP<sub>2</sub>结构。因此,例(23)可理解为“我喝一杯咖啡,也喝一杯牛奶”。韵律上,nie与前置名词较为接近,这一点前人研究没有提及。而taxa只能连接有生名词,不能连接无生名词。他砂和冉家寨的受访者认为,taxa

<sup>①</sup> 若例句只能在部分方言点使用,则用#标示。

连接无生名词是可以接受的。换言之，*nie* 和 *ta xa* 虽都有并列连词功能，但意义上存在 [+/-有生] 的分工，前者倾向连接无生名词，后者倾向有生名词。如例 (23) - (26) 所示：

(23)  $\eta a^{35} niu^{21} nai^{21} nie^{21} kha^{21} fei^{21} xu^{21}$ .

我 牛 奶 NIE 咖 啡 喝

我喝牛奶咖啡。(一种饮料) / 我喝牛奶和咖啡。(两种饮料) (他砂)

(24)  $\eta a^{35} niu^{21} nai^{21} kha^{21} fei^{21} ta^{53} (xa^{21}) xu^{21}$ .

我 牛 奶 咖 啡 TAXA 喝

我喝牛奶咖啡。(一种饮料) / #我喝牛奶和咖啡。(两种饮料) (坡脚)

(25)  $\#ci au^{21} wan^{35} nie^{21} ci au^{21} tsan^{21} tci e^{21} ci^{35} pi^{35} ts_1^{53} kha^{21}$ . (他砂)

小 王 NIE 小 张 皆 是 土 家 人

小王和小张都是土家人。

(26)  $ci au^{21} wan^{35} ci au^{21} tsan^{21} ta^{53} (xa^{21}) tci e^{21} ci^{35} pi^{35} ts_1^{53} kha^{21}$ . (坡脚)

小 王 小 张 TAXA 皆 是 土 家 人

小王和小张都是土家人。

当例 (23) (24) 解读为“我喝一杯牛奶，也喝一杯咖啡”时，*nie* 与 *ta xa* 应分析为并列连词而非伴随介词。例 (25) (26) 的 *nie* 与 *ta xa* 在语义上也只能理解为并列连词（因为两个名词的语义角色是平等的）。在句法上，例 (23) - (26) 的  $NP_1-nie-NP_2$  和  $NP_1-NP_2-ta xa$  结构都不能违反并列结构限制：它们不能省略任一名词，结构内部也不能插入其他成分。连词 *nie* 虽然可以用来连接有生名词，但这种搭配的可接受程度明显低于 *ta xa* 连接有生名词的表达。比如，例 (25) 这种句子，所有土家语方言点都只能勉强接受。然而，连接无生名词时，连词必须用 *nie*，不能用 *ta xa*。综上所述，土家语里 *nie* 与 *ta xa* 的语法功能不完全相同，它们大体上呈现出 [+/-有生] 的分工。具体见表 2：

表 2 土家语的 *nie* 与 *ta xa* 的语法功能

结构	共同施事者	有生并列	共同受事者	无生并列
$NP_1-nie-NP_2$	-	+/-	+	+
$NP_1-NP_2-ta xa$	+	+	+/-	+/-

由于 *nie* 与 *ta xa* 的位置不同，我们在土家语中找到  $NP_1-NP_2-ta xa$  的框式结构，主要用于介引共同施事者和共同受事者。例如：

(27)  $ci au^{21} wan^{35} nie^{21} ci au^{21} tsan^{21} ta^{53} (xa^{21}) tse^{21}$ . 小王和小张一样。(岩冲)

小 王 NIE 小 张 TAXA 一 样

(28)  $\eta a^{35} niu^{21} nai^{21} nie^{21} kha^{21} fei^{33} ta^{53} (xa^{21}) xu^{21}$ . 我喝牛奶咖啡。(一种饮料) (补足)

我 牛 奶 NIE 咖 啡 TAXA 喝

### 三 并列连词 *nie* 与 *ta xa* 的语法化

根据我们的调查，*nie* 作伴随介词时不能介引共同施事者，它作并列连词时倾向连接无生名词。于是，我们将土家语 *nie* 的语法化路径推测为：

共同受事 > 无生并列 > 有生并列<sup>①</sup>

这条语法化路径的推测有 3 项证据：其一，从介词虚化为连词，符合语法化从实到虚的主流规律；其二，所有方言点的 **nie** 都具备共同受事、无生并列的特征，但其有生并列的特征尚在发展中，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连接有生名词时用 **ta xa** 比用 **nie** 更好；其三，**nie** 引介共同受事者时，要置于两个受事者之间。韵律上，伴随介词 **nie** 与前面的名词更为接近（前置名词与 **nie** 组成介词短语），与后面的直接宾语距离较远。这样的  $NP_1\text{-nie-}NP_2$  格式若在结构上被重新分析，就顺理成章地变为一种并列结构了。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并列连词 **nie** 在韵律上会跟前置名词较为接近。

土家语的 **taxa** 虽然兼具伴随介词与并列连词的功能，但是，它作并列连词时只能连接有生名词。于是，我们将 **taxa** 的语法化路径推测为：

共同施事 > 有生并列 > 无生并列

共同施事 > 共同受事

也就是说，**taxa** 的演变是多重语法化。这种推测也有 3 条证据：其一，从介词虚化为连词符合语法化从实到虚的主流规律；其二，在我们所调查的土家语各个方言点中，**taxa** 都具备共同施事、有生并列的特征，但其共同受事的特征仍未完成虚化，比如岩冲、坡脚土家语的 **taxa** 没有共同受事的特征。另外，**taxa** 亦未完全发展出无生并列的特征，只有他砂和冉家寨的土家语可以用 **taxa** 连接无生名词；其三，**taxa** 介引共同施事者时，要置于两个施事者之后。这样的  $NP_1\text{-}NP_2\text{-taxa}$  结构就很容易被重新分析为并列结构。

陈健荣（2018:55）所作的跨语言研究显示，伴随介词的语序与并列连词结构之间存在一种和谐关系。如下所示：

已知一个语言成分 X 经过了[伴随介词 > 并列连词]的语法化过程：(A) 如果并列结构为  $NP_1\text{-X-}NP_2$ ，当 X 作伴随介词时可能置于两个名词性成分之间。(B) 如果并列结构为  $NP_1\text{-}NP_2\text{-X}$ ，当 X 作伴随介词时则可能置于两个名词性成分之后。

如，汉语“跟、和、与”等连词与名词组成  $NP_1\text{-X-}NP_2$  式的并列结构，依据上面的 (A) 可以预测，这些虚词作伴随介词时应该会置于两个名词之间。如果组成的并列结构是  $NP_1\text{-}NP_2\text{-X}$  式，根据上面的 (B) 可知，这些虚词充当伴随介词时会置于两个名词之后<sup>②</sup>。

土家语的 **nie** 与 **taxa** 正好符合这两种情况：并列连词用 **nie** 的并列结构是  $NP_1\text{-nie-}NP_2$ ，**nie** 充当伴随介词时位于两个名词之间；并列连词 **ta xa** 的结构是  $NP_1\text{-}NP_2\text{-ta xa}$ ，**taxa** 充当伴随介词时位于两个名词之后。陈健荣（2018:69）还提到同一种语言内，居中的并列连词和后置的并列连词可以同时出现，如，西宁汉语方言里就有居中连词“带”和后置连词“俩”：

(29) 小王带小张去（小王跟小张一起去）。

(30) 小王小张俩去（小王跟小张一起去）。

(31) 小王带小张都是西宁人（小王和小张都是西宁人）。

(32) 小王小张俩都是西宁人（小王和小张都是西宁人）。

例 (29) (30) 所用的连词类型不同，但它们的句义完全相同，例 (31) (32) 也是这样。

<sup>①</sup> 为行文方便，本文所列的语法化路径一律以“共同受事 (co-patient)”代表介引共同受事者的伴随介词；“共同施事 (co-agent)”代表介引共同施事者的伴随介词；“无生并列 (inanimate conjunction)”代表连接无生名词的并列连词；“有生并列 (animate conjunction)”代表连接有生名词的并列连词。

<sup>②</sup> 例如纳瓦霍语的词缀 -i (Perkins 1978)，还有 Hixkaryana 语的虚词 yakoro (Derbyshire 1985)。

可见, 西宁汉语方言的“带”和“俩”都具备伴随介词和并列连词功能。不过, 我们认为西宁汉语方言的情况跟土家语不同。西宁汉语方言的“带”和“俩”都可以介引共同施事者, 虚化为并列连词后都倾向于连接有生名词, 这说明两者的语法化路径一致。相反, 土家语的 *nie* 和 *ta xa* 的功能不同。连词 *nie* 是从介引共同受事者的伴随介词发展而来的, 共同受事者多为无生名词, 因此, *nie* 在获得并列连词功能之初倾向连接无生名词, 它进一步虚化后才逐渐能够连接有生名词。而 *ta xa* 的虚化路径就跟西宁汉语方言的“带”和“俩”一样, 它从介引共同施事者的伴随介词虚化为并列连词, 而共同施事者多为有生名词, 所以, 土家语的 *ta xa* 和西宁汉语方言的“带”和“俩”都倾向与连接有生名词。“从共同受事虚化为无生并列”, “从共同施事虚化为有生并列”正好体现了语法化的持续性原则 (Hopper 1991)。土家语 *nie* 和 *ta xa* 两类介、连词, 不仅代表了居中、后置两种连词的主流语序 (Zwart 2005), 也代表了 [共同施事 > 有生并列] 与 [共同受事 > 无生并列] 两条语法化路径<sup>①</sup>。

土家语 *nie* 与 *ta xa* 的语法化和语序差异还反映了另一种类型学共性。根据陈健荣 (2019) 的考察, 在 468 个非汉语点和 895 个汉语方言点中, 介引共同受事者的伴随介词必须先获得无生并列功能, 然后才可以继续发展出有生并列功能; 而介引共同施事者的伴随介词必须先获得有生并列功能, 然后才可以发展出无生并列功能。于是, Chan (2020) 根据连词的类型将世界语言分为两类: 其一是共同施事型语言 (如汉语、壮语、印尼语等, 共 96 种语言)。这类语言的介词短语一般主语相邻。语法化路径一般为: 共同施事 > 有生并列 > 无生并列。其二是共同受事型语言 (如越南语、老挝语、泰卢固语等, 共 54 种语言)。这类语言的介词短语一般直接宾语相邻。语法化路径一般为: 共同受事 > 无生并列 > 有生并列。

先说共同施事型语言。以印度信德语为例<sup>②</sup>:

- |   |            |
|---|------------|
| (33) John Peter khagard kōfi na piti.<br>约翰 彼得 跟 咖啡 不喝  | 约翰不跟彼得喝咖啡。 |
| (34) John Mary khagard sute main wai.<br>约翰 玛丽 跟 好人 是   | 约翰跟玛丽都是好人。 |
| (35) *Buke steak fries khagard vaganai.<br>我 牛排 薯条 跟 喜欢 | 我喜欢牛排跟薯条。  |

信德语的 *khagard* 同土家语 *ta xa* 在语序上相仿。在例 (33) 中 *khagard* 充当伴随后置词, 介引共同施事者“彼得”; 它在例 (34) 则充当并列连词, 连接“约翰”和“玛丽”, 组成并列结构  $NP_1-NP_2-khagard$ 。同时, 信德语 *khagard* 和土家语 *ta xa* 都倾向连接有生名词, 如例 (35) 这种用 *khagard* 连接无生名词的句子就不合法。共同受事型的语言如泰卢固语, 它的 *tho* 兼具伴随介词和并列连词功能。其介连词 *tho* 的例句如下<sup>③</sup>:

- (36) Naaku coffee tho paalu kaavaly.  
我 咖啡 跟 牛奶 要  
我要加了牛奶的咖啡。/我要牛奶和咖啡。

<sup>①</sup> 能够在同一语言中可以观察到这两种语序及语法化过程, 这在世界语言中不多见。

<sup>②</sup> 信德语 (Sindhi) 为印欧语系语言, 主要分布于巴基斯坦和印度。本文所列之语料皆为笔者于 2018 年进行田野调查所得。发音人主要来自印度青奈地区。

<sup>③</sup> 泰卢固语 (Telugu) 为达罗毗荼语系语言, 主要分布于印度东南部。本文所列语料皆为笔者于 2018 年进行田野调查所得。发音人主要来自印度古迪瓦达及特伦甘纳邦地区。

- (37) \*John tho, Peter iddaru manchivaare. 约翰和彼得都是好人。  
 约翰 跟 彼得 都 好
- (38) Mary ninna salad tho fries ante nitini. 玛丽昨天吃了沙拉和薯条。  
 玛丽 昨天 沙拉 跟 薯条 吃-过去时

如例(36) - (38)所示, 泰卢固语的 *tho* 跟土家语 *nie* 一样可作伴随后置词, 也可作居中连词。例(36)是歧义句, 它可解读为“加了牛奶的咖啡”, 亦可解读为“牛奶和咖啡(一共两杯饮料)”, 这跟土家语 *nie* 的使用完全一样。再者, 土家语的 *nie* 和泰卢固语的 *tho* 都倾向连接无生名词, 例(37)这种用 *tho* 连接有生名词的句子就不合法。

土家语里, *nie* 属于共同受事型的连词, *taxa* 属于共同施事型的连词。同一种语言内存在两种类型的连词是十分罕见的(Chan 2020)。这一现象打破了自 Stassen (2000) 以来的[共同施事 > 并列连词]的固有思想。这应该源于西方类型学家多以共同施事与共同受事同形的印欧语为研究对象, 故而忽略了两者语法化路径的相异之处。上文提到土家语的 *nie* 难以区分共同受事与无生并列, 这正是共同受事型语言的一大特征。

单靠以往研究中[共同施事 > 并列连词]的单一路径, 无法解释土家语 *nie* 是如何发生演变的。这让我们意识到, 学界共同受事者 (co-patient) 的研究尚有不足。事实上, 这个问题值得深究。如, 英语 *and* 无法区分共同受事与无生并列, 像 *macaroni and cheese*。既可以理解为一道菜“芝士通心粉”, 也可以是两道菜“通心粉和芝士”<sup>①</sup>, 但汉语可以用意合法和形合法区分共同受事与无生并列, 如: “牛奶咖啡”“牛奶和咖啡”。土家语的连词情况介于英语和汉语之间, 其中, 他砂、冉家寨用 *taxa* 标示共同受事, 用 *nie* 标示共同受事与无生并列; 而岩冲、坡脚无论是共同受事还是无生并列都是用 *nie* 标示<sup>②</sup>。

#### 四 并列连词 *nie* 与数词 *nie* “二”

我们也发现所调查的土家语方言点的 *nie* 都兼有介词、连词和数词“二”功能, 声韵完全一致, 绝非巧合。数词 *nie* “二”很可能先获得双数标记功能后, 再进一步虚化为语法词, 表达伴随与并列关系。在例(39)中, *nie* 搭配量词 *xu*<sup>21</sup>, 修饰前置名词, 表达数量义。而在例(40)中, 数量词 *nie-xu*<sup>21</sup> 则充当同位语, 复指前置两个名词性成分, 因此例(40)不能解读为“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而是“儿子和女儿(一共两个人)”:

- (39)  $\eta a^{35} lo^{53} pi^{21} nie^{21} xu^{21} \zeta ie^{53}$ . 我有两个儿子。(靛房)  
 我 儿子 NIE 个 有
- (40)  $\eta a^{35} lo^{53} pi^{21} piu^{35} nie^{21} xu^{21} \zeta ie^{53}$ . 我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他砂)  
 我 儿子 女儿 NIE 个 有

同位语 *nie* 其后进一步虚化, 成为双数后缀, 并且使用着一种独特的“双重双数标记”手段 (Double-Dual) (Corbett 2000:229): 双数标记附着于每一个名词性成分 (NP<sub>1</sub> 和 NP<sub>2</sub>) 之后。从构词上看, 由于 NP<sub>1</sub> 和 NP<sub>2</sub> 都带有双数标记, 看似意味着“有两个 NP<sub>1</sub> 和两个 NP<sub>2</sub>”。但是整句的语义却是“只有一个 NP<sub>1</sub> 和一个 NP<sub>2</sub>”。例(41), 虽然“儿子”和“女儿”都带

<sup>①</sup> 当然, 英语可以使用其他策略来区分两者, 如, 用 *with* 来凸显伴随义: *macaroni with cheese*, 必然是一道菜, 而不是两道菜。

<sup>②</sup> 一种语言会否出现“共同受事=无生并列”的歧义, 与语序有关(可参考 Chan 2020)。



上双数标记,但全句的意思并非“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而是只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 (41)  $\eta a^{35} lo^{53} pi^{21} nie^{21} piu^{35} nie^{21} \text{cie}^{53}$ . 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坡脚)  
我 儿子 NIE 女儿 NIE 有

Corbett (2000:228-31) 指出,这种“双重双数标记”手段散见于一些印度和欧洲语言。“双重双数标记”源于“NP-双数标记”的构式。在原有的格式中,两个名词性成分 NP<sub>1</sub> 和 NP<sub>2</sub> 只有一个能带双数格标(如:NP<sub>1</sub>-单数, NP<sub>2</sub>-双数)。不过,基于语用原因,说话人会利用“双重双数标记”的手段,使得 NP<sub>1</sub> 和 NP<sub>2</sub> 都带上同样标记,以凸显两者的对称性和共同性<sup>①</sup>。以吠陀语为例,当连接两个意义密切相关的名词时,两个名词可以同时以双数格式出现(如:  $mitr\acute{a}-v\acute{a}ru\acute{n}\bar{a}$  = Mitra.双数-Varuna.双数 = Mitra 和 Varuna)<sup>②</sup>。“双重双数标记”也见于帕马-恩永甘语系的迪尔巴尔语(Dyirbal):其双数标记 gara 可以附着于每一个名词后。例(42)的施事者是“Burbula 和 Badibadi(一共两个人)”(Dixon 1972:230-1):

- (42) Burbula-gara Badibadi-gara banjnu. Burbula和Badibadi结伴来了<sup>③</sup>。  
Burbula-两 Badibadi-两 来

乌拉尔语系的曼西语(Mansi)也有类似情况(Rombandeeva 1973:42)<sup>④</sup>:

- (43)  $\acute{e}kwa-y \acute{o}jka-y \acute{o}l-\acute{e}y$ . 太太和丈夫(一共两个人)一起住。  
女人-两 男人-两 住

值得注意的是,[双重双数标记]也见于一些与土家语有亲属关系的藏缅语中。如阿帕塔尼语,其数词ji“二”/双数标记ji可以使用 NP<sub>1</sub>+NP<sub>2</sub>+ji 和 NP<sub>1</sub>-ji-NP<sub>2</sub>-ji结构(Bouchery 2009:2):

- (44) Tallo (ji) Tapu ji abasii-mane. Tallo不是和Tapu一起来的。  
Tallo 二 Tapu 二 来-不

土家语nie从数量词同位语到双数标记的演变,涉及几个重要操作:①充当同位语的nie,由于出现在两个名词性成分之后,容易被重新分析为双数后缀;②语音形式弱化,量词丢失。这一点符合语法化的凝聚特征(the principle of condensation)(Hopper 1991:21);③ NP<sub>1</sub>-nie-NP<sub>2</sub>-nie结构多涉及两个关系密切、在语用中经常共现的名词<sup>⑤</sup>。

在土家语 NP<sub>1</sub>-nie-NP<sub>2</sub>-nie结构中,两个名词可以是伴随(只能是共同受事者)关系,也可以是并列关系;可以是有生名词,也可以是无生名词。参考下句,双数标记nie介引的是无生名词“土豆”和“牛肉”,两者可以是伴随(共同受事者)关系,也可是并列关系(坡脚):

- (45)  $\eta a^{35} jan^{35} ji^{21} nie^{21} u^{13} s\eta^{33} nie^{21} a^{35} \text{ci}^{21}$ .  
我 土豆 NIE 牛肉 NIE 喜 欢  
我喜欢牛肉和土豆(两道菜)/我喜欢牛肉土豆(一道菜)。(坡脚)

由于双数标记nie经常附着于两个有着伴随或并列关系的名词性成分,因此,nie有条件

<sup>①</sup> 原文为“a desire to keep alive the pair-notion”(参考Edgerton 1910:115,转引自Corbett 2000:229)。

<sup>②</sup> 因为Mitra和Varuna是古印度文化的两个经常共现的神祇,所以说说话人希望在两个名词上都加上同样的标记,以凸显两者的对等关系。

<sup>③</sup> 引文例句的逐字翻译和全句翻译原为英语,汉语翻译为笔者转译。特此说明。

<sup>④</sup> 转引自Corbett(2000:228)。

<sup>⑤</sup> 在土家语中“儿子-nie-女儿-nie”“爸爸-nie-妈妈-nie”可说,但是“表哥-nie-外公-nie”“舅舅-nie-朋友-nie”等则不可接受。

被重新分析为介词与连词。此时，NP<sub>1</sub>-nie-NP<sub>2</sub>-nie 结构变为 NP<sub>1</sub>-nie-NP<sub>2</sub>。这一演变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原则（刘丹青 2003:69）和语言经济性原则。同时，从 NP<sub>1</sub>-X-NP<sub>2</sub>-X 连词叠置式向 NP<sub>1</sub>-X-NP<sub>2</sub> 的连词居中式过渡，也符合并列结构的主流演变趋势（Zwart 2005）。

以下为土家语 nie “二” 语法化的具体路径：

第一步：数词nie “二”（出现语境：NP-nie-Cl。如：niu<sup>21</sup>nai<sup>21</sup>nie<sup>21</sup>tse<sup>21</sup>= 牛奶-两杯）

第二步：同位语（出现语境：NP<sub>1</sub>-NP<sub>2</sub>-nie-Cl。如：niu<sup>21</sup>nai<sup>21</sup>kha<sup>21</sup>fei<sup>21</sup>nie<sup>21</sup>tse<sup>21</sup>= 牛奶、咖啡两杯饮料）

第三步：双数标记（出现语境：NP<sub>1</sub>-nie, NP<sub>2</sub>-nie。如：niu<sup>21</sup>nai<sup>21</sup>-nie<sup>21</sup>, kha<sup>21</sup>fei<sup>21</sup>-nie<sup>21</sup>= 牛奶、咖啡两杯饮料）

第四步：介词和连词（出现语境：NP<sub>1</sub>-nie, NP<sub>2</sub>。如：niu<sup>21</sup>nai<sup>21</sup>-nie<sup>21</sup>, kha<sup>21</sup>fei<sup>21</sup>= 加入牛奶的咖啡/牛奶、咖啡两种饮料）

当 nie 获得介词和连词功能后，其原有实义虽然已经弱化，但是仍保留了一些语义限制：nie 在虚化前只能后置于两个名词性成分，施事者也只能是两个人。而它作连词时也同样倾向连接两个名词，排斥多项并列（taxa 也一样）。因此，例（46）可接受程度比例（47）低：

(46) ɕiau<sup>21</sup>wan<sup>35</sup>nie<sup>21</sup>ɕiau<sup>21</sup>tsaŋ<sup>21</sup> ɕiau<sup>21</sup>li<sup>21</sup>tɕie<sup>21</sup>ɕi<sup>35</sup>pi<sup>35</sup>tsɿ<sup>53</sup>kha<sup>21</sup>.

小 王 NIE 小 张 小 李 皆 是 土 家 人

小王、小张和小李都是土家人<sup>①</sup>。（他砂）

(47) ɕiau<sup>21</sup>wan<sup>35</sup>nie<sup>21</sup>ɕiau<sup>21</sup>tsaŋ<sup>21</sup>tɕie<sup>21</sup>ɕi<sup>35</sup>pi<sup>35</sup>tsɿ<sup>53</sup>kha<sup>21</sup>.

小 王 NIE 小 张 皆 是 土 家 人

小王和小张都是土家人。（他砂）

另外，nie 连接的名词不能带数量词。因此，例（48）的可接受程度明显比例（49）低：

(48) ŋa<sup>35</sup>niu<sup>21</sup>nai<sup>21</sup>la<sup>53</sup>tse<sup>21</sup>nie<sup>21</sup>kha<sup>21</sup>fei<sup>21</sup>la<sup>53</sup>tse<sup>21</sup>xu<sup>21</sup>.

我 牛 奶 一 杯 NIE 咖 啡 一 杯 喝

我喝一杯牛奶和一杯咖啡。（他砂）

(49) ŋa<sup>35</sup>niu<sup>21</sup>nai<sup>21</sup>nie<sup>21</sup>kha<sup>21</sup>fei<sup>21</sup>xu<sup>21</sup>.

我 牛 奶 NIE 咖 啡 喝

我喝牛奶和咖啡/我喝牛奶咖啡。（他砂）

排斥多项并列、并列项不能带数量词，这些都不是典型连词的特征。正是因为 nie 的介词和连词功能是从数词而来，所以才有如此限制<sup>②</sup>。

从数量词衍生出同位语功能，并不罕见（汉语就有类似功能）。而从数词“二”到双数标记，在世界语言也不乏例子（贝恩德·海涅、T. 库特夫 2012:417-418），此处不加赘述。需要强调的是，双数标记采用“NP<sub>1</sub>-双数，NP<sub>2</sub>-双数”结构，且与介词和连词同形的现象，在藏缅语中颇为常见，如，格曼语里兼具双数标记、介词和连词功能的 nΛŋ<sup>31</sup>，可以附着于每一个名词，也可以置于两个名词之间。例如（李大勤 2002:143-144）：

<sup>①</sup> 虽然土家语nie连接多于两个并列项时可接受程度较低，但是还是可勉强说的。不过语序是 NP<sub>1</sub>-nie-NP<sub>2</sub>-NP<sub>3</sub> 而非汉语型的 NP<sub>1</sub>-NP<sub>2</sub>-和-NP<sub>3</sub>。这种特殊的多项并列语序在世界语言中不多见，只在 OV 语言中才会出现。详细讨论可参考陈健荣（2020:17-48）。

<sup>②</sup> 非洲科佩勒语的复数标记 da，虚化为并列连词后只能连接两个名词（Thach & Dwyer 1981）。

(50) ɕin<sup>53</sup>nΛŋ<sup>31</sup>ɕau<sup>55</sup>nΛŋ<sup>31</sup>kɿa<sup>55</sup>ɿuu<sup>55</sup>juŋ<sup>55</sup>tɕa<sup>53</sup>ni<sup>55</sup>. 肉跟蔬菜都要多吃。  
肉 和 蔬菜 和 一样 吃 助词

(51) ki<sup>53</sup>nΛŋ<sup>31</sup>ui<sup>53</sup>kɿa<sup>55</sup>ta<sup>55</sup>sa<sup>55</sup>tai<sup>55</sup>thit<sup>55</sup>. 我和他一起去的拉萨。  
我 和 他 一起 拉 萨 去 助词

土家语 *nie* 从数词“二”虚化并获得介词和连词功能，这种推测也有三个旁证支持：其一，不少与土家语有亲缘关系的藏缅语都能找到平行现象，包括上文提到的格曼语和阿帕塔尼语，以及缅甸南部 Chin 语的 *net*（陈健荣 2020:40）、独龙语的 *nij*<sup>55</sup>（孙宏开 1982:160）、普米语的 *na*<sup>35</sup>（陆绍尊 2001:175）、纳苏语的 *ni*<sup>55</sup>/*ni*<sup>33</sup>（高华年 1958:80；普忠良 2016:141）、扎巴语的 *na*<sup>55/31</sup>（龚群虎 2007:111）、林布语的 *nu*（van Driem 1987:49），以及柔若语的 *ni*<sup>33</sup>（孙宏开等 2002:128）等。可见巧合的可能性不大；其二，在与龙山土家语有接触关系的分布于湖北西部和湖南西部的汉语方言中，不管是西南官话还是湘语都能找到具有介词和连词功能的“两个”（陈健荣 2020:32；江蓝生 2012）。另外，湘西矮寨苗语的数量词 *ur*<sup>53</sup>*le*<sup>53</sup> 也兼具介词和连词功能（余金枝 2011:182）；其三，“二=介词=连词”的一词多义现象，在世界语言上不乏例子。Chan（2020）在 30 种语言<sup>①</sup>找到平行现象<sup>②</sup>，这些语言遍布多个语种和地域。可见数词“二”、双数标记、与介词和连词的关系密切，四者同形绝非个别语种或者地区的独有现象。

储泽祥等（2006）、陶伏平（2008）等指出，数量义“二”与伴随/并列有着语义顺承的关系。我们认为，无论是使用数词“二”、伴随介词还是并列连词，句子都会涉及（至少）两个实体。故此两者出现的语境是相容的。在虚化前，如果数词“二”修饰的名词拥有同一性，数词就有条件被重新分析为并列连词；如果数词“二”修饰的名词属于共同施事或共同受事者，数词就有条件被重新分析为伴随介词。目前我们只观察到土家语以及藏缅语多个语言出现数词“二”、双数标记与伴随介词、并列连词同形的现象<sup>③</sup>。

## 五 结 语

田野调查发现，土家语 *nie* 作伴随介词时只能介引共同受事者，作并列连词时倾向连接无生名词。而 *taxa*<sup>④</sup> 作伴随介词时倾向介引共同施事者，作并列连词时只能连接有生名词。

从类型学的角度，可以看到土家语 *nie* 和 *taxa* 的语序区别与语法功能差异的关系。由于 *nie* 在介引共同受事者的语境下虚化为连词，因此充当并列连词时 *nie* 位于两个无生名词之间；*taxa* 在介引共同施事者的语境下虚化为连词，故此充当并列连词时只能连接有生名词，

<sup>①</sup> 南亚语系的昆格语；南岛语系的赛德克语；阿尔泰语系的东乡语、喀尔喀语；帕马-恩永甘语系的阿伦特语；达罗毗荼语系的卡纳达语；Kx'a 语系的西部 Xun 语；北美洲马普切语系的 Siuslaw 语；中美洲犹他一阿兹特克语系的 Pipil 语；南美洲图皮语系的 Urubu-Kaapor 语；非洲尼日-刚果语系的克佩列语；楚科奇-堪察加语系的楚科奇语；巴布亚皮钦语和澳大利亚 Tiwi 语。

<sup>②</sup> 另外还有 20 种语言，是双数标记或复数标记与介词和连词同形。

<sup>③</sup> 数词“二”在语义上有条件发展出伴随介词和并列连词两种功能。因此，我们不能排除一些语言会出现[“二”>伴随介词；“二”>并列连词]的多重语法化，也不能断言数词“二”必须先获得伴随介词功能，再进一步虚化为并列连词。

<sup>④</sup> 虽然土家语 *taxa* 和 *ta* 与汉语方言“搭（伙）”音相近，但是我们不能轻言 *taxa* 源于汉语的“搭”。因“搭（伙）”与 *ta* (*xa*) 在语序和语法功能上皆不相同。

并且只能置于两个名词之后。

本文提出土家语内部和外部证据，证明数词nie“二”在充当同位语的语境下，后置于两个名词性成分，因而被重新分析为双数标记，并形成了NP<sub>1</sub>-nie-NP<sub>2</sub>-nie的“双重双数”结构。双数标记nie又进一步虚化，获得伴随介词与并列连词功能。

### 参考文献

- [1] 贝恩德·海涅、T. 库特夫. 2012.《语法化的世界词库》，龙海平、谷峰、肖小平译，洪波、谷峰注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2] 陈健荣. 2018.《论并列连词语法化的条件》，《当代语言学》第1期。
- [3] 陈健荣. 2019.《并列连词的语义地图研究》，第四届语言类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论文，中国人民大学，7月5日。
- [4] 陈健荣. 2020.《汉语方言介连词“两个”的产生》，《当代语言学》第1期。
- [5] 陈康. 2006.《土家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6] 储泽祥、丁加勇、曾常红. 2006.《湖南慈利通津铺话中的“两个”》，《方言》第3期。
- [7] 戴庆厦、田静. 2005.《仙仁土家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8] 高华年. 1958.《彝语语法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 [9] 龚群虎. 2007.《扎巴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10] 江蓝生. 2012.《汉语连一介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的路径和类型》，《中国语文》第4期。
- [11] 李大勤. 2002.《格曼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12] 李敬忠. 2000.《泸溪土家语》，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13] 刘丹青. 2003.《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14] 陆绍尊. 2001.《普米语方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15] 罗安源、田心桃、田荆贵等. 2001.《土家人和土家语》，北京：民族出版社。
- [16] 普忠良. 2016.《纳苏彝语语法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7] 孙宏开、黄成龙、周毛草. 2002.《柔若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18] 孙宏开. 1982.《独龙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19] 陶伏平. 2008.《湖南慈利通津铺话连词、介词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0] 田德生、何天贞、陈康等. 1986.《土家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21] 田志慧. 2012.《中国土家族语言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22] 徐世璇、周纯禄、鲁美艳. 2017.《土家语语法标注文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3] 杨再彪. 2011.《湖南西部四种濒危语言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
- [24] 叶德书. 2003.《土家语常用口语半月通》，北京：民族出版社。
- [25] 余金枝. 2011.《湘西矮寨苗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6] 张伟权、张恨. 2015.《实用土家语》，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27] 张伟权. 2004.《土家语探微》，贵州：贵州民族出版社。
- [28] Bouchery. P. 2009. *Dictionary of the Apatani Language: Apatani-English Dictionary (with English-Apatani Index)*, <https://hal.archives-ouvertes.fr/hal-01423834> document [2018-10-01].
- [29] Chan, K. W. K. 2020.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s in Sinitic Languages and Beyond: Towards a New Typology*.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h.D dissertation.

- [30] Corbett, G. 2000. *Number*. (Cambridge Textbooks in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1] Derbyshire, C. 1985. *Hixkaryana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Dall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32] Dixon, R. M. W. 1972. *The Dyirbal Language of North Queensland*. (Cambridge Studies in Linguistics, 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3] Edgerton, F. 1910.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lliptic dual and of dvandva compounds.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auf dem Gebiete des Deutschen, Griechischen und Lateinischen*, 43: 110-20.
- [34] Hopper, J.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ization. In E. C. Traugott & B.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pp. 18-35.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35] Perkins, E. 1978. *The Role of Word Order and Scop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vajo Sentences*. University of Arizona Ph.D. dissertation.
- [36] Rombandeeva, E. I. 1973. *Mansijskij (Vogul'skij) Jazyk*. Moscow: Nauka.
- [37] Ross, J. R. 1967. *Constraints on Variables in Syntax*.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h.D. dissertation.
- [38] Stassen, L. 2000. AND-languages and WITH-languages. *Linguistic Typology*, 4: 1-54.
- [39] Thach, V. & D. Dwyer. 1981. *Kpelle: A Reference. Handbook of Phonetics, Grammar, Lexicon and Learning Procedures*. Washington: Peace Corps.
- [40] van Driem, G. 1987. *A Grammar of Limbu*.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 [41] Zwart, J.-W. 2005. Some notes on coordination in head-final languages. In J. Doetjes & J. van de Weijer (eds.), *Lingu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 pp. 232-24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The Medial and Postpositional Conjunctions *nie* and *taxa* in Longshan Tujia

CHAN Kin Wing Kevin and XIANG Huawu

[**Abstrac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s in Northern Tujia, the medial *nie* and the postpositional *taxa*. We have conducted field research in several Tujia-speaking villages in the Longshan County, a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have been reached: (i) The medial conjunction *nie* expresses strong preferences in conjoining inanimate NPs. While *nie* also functions as a comitative postposition, it can only introduce co-patients. The postpositional *taxa* can only conjoin animate NPs, and it tends to introduce co-agents when functioning as a comitative postposition. (ii) By revealing the constraints on the conjuncts of *nie* and *taxa*,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s of these can be reconstructed. (iii) *nie* is polysemous, i.e., [TWO = Comitative/Conjunction]. (iv) The form *nie* is grammaticalized through the path [TWO > Dual marker > Comitative/Conjunction].

[**Keywords**] Tujia comitative adposition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 grammaticalization typology

(通信地址: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本文责编 普忠良】